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四

起天監十四年
盡天監十七年

高祖武皇帝四

乙未天監十四年

魏元恪延昌四年

春正月乙巳朔上冠太子於太極殿

古者

冠於廟

大赦

辛亥上祀南郊

甲寅魏主瑯有疾丁巳殂于式乾

殿年三

十二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肅事王

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
卽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

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與黃門郎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奉

策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卽皇帝位

帝宜武皇帝之二

子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昭遵之曾孫也

魏略

賜公遵見一百八卷

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侯

剛中給事宦官也北齊之制中侍中省有剛中侍中中常侍中給事中蓋因魏制

剛以告于忠忠問計於

崔光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

爲劉騰等亂政

崔光尊寵而不能矯正張本

戊午魏大赦己未悉召西伐東防兵

西伐謂伐蜀之兵東防謂

防淮之兵驃騎大將軍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哀慟呼侍

中領軍黃門二衛

二衛始子晉初左右衛將軍統之此二衛卽謂左右衛將軍

云身欲上殿哭

大行又須入見主上眾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袂振杖引

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

事見四十四卷中元二年

聲色甚厲聞者莫

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遂還仍頻遣

左右致謝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太子太傅任城王

澄數爲肇所譖懼不自全乃終日酣飲所爲如狂朝廷機要無所

關預及世宗殂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于忠與門下議

門下省侍中等官居

之以魏主詔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

庶政以任城王澄爲尙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請卽敕授

請卽以手敕授

二王倉猝不及下詔慮有阻闕者也

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爲眾所疾恐不

爲澄等所容與中常侍孫伏連等密謀殿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

高肇錄尙書事以顯與勃海公高猛同爲侍中于忠等聞之託以

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下詔削爵位顯臨執呼冤直問以刀鏗撞

其掖下送右衛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總已聽於二王中外悅服二月庚辰尊皇后爲皇太后魏主稱名爲書告哀於高肇且召之還肇承變憂懼朝夕哭泣至於羸悴歸至灤湖

書也乃下湖水東灤水西水經灤水出河南段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灤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此灤湖直謂灤水非加書及水經之灤湖爲二水也

家人迎之不與相見辛

巳至闕下衰服號哭升太極殿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直

寢邢豹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畢引入西廡清河諸王皆竊

言曰之肇入省豹等搃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肇自盡自餘親黨

悉無所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於廁門出口歸其家 魏之

伐蜀也軍至晉壽蜀人震恐傅豎眼將步兵二萬擊巴北上遣宿

州刺史任太洪自陰平開道入其州

傅豎眼以益州刺史讓晉壽此陰平非鄧艾所由之陰平

今利州之陰平縣是也

招誘氏蜀絕魏運路

氏蜀人及蜀人也

會魏大軍北還太洪

襲破魏東洛除口二戍

唐利州景谷縣舊白水戍也置東洛郡後周省郡入平興郡隋又廢平興爲景谷縣

水經漢水過大小黃金南東合漢除口註云漢水出就谷南歷蓋蘇溪又南流注於漢謂之蘇口聲言梁兵總至

氏蜀翕然從之太洪進圍白水關城豎眼遣統軍姜喜等擊太洪

大破之太洪棄關城走還 癸未魏以高陽王雍爲太傅領太尉

清河王懌爲司徒廣平王懷爲司空 甲午魏葬宣武皇帝於景

陵廟號世宗己亥尊胡貴嬪爲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爲

尼徒居金墉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 魏左僕射郭祚表稱

蕭衍狂悖謀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

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荆山

水經淮水過塗山北而後至荆山今塗山在鍾離縣

西九十五里荆山在鍾離縣西八十三里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

門下謂爲侍中宿衛謂爲

領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

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悉命歸所減之祿舊制民稅絹一匹別輸綿

八兩布一匹別輸麻十五斤忠悉罷之乙丑詔文武羣官各進位

一級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

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斤沈之建康有東西二冶各置冷令以掌之亦不能

合乃伐樹爲井幹井幹片欄也言疊木爲井幹之形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

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都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

蟲晝夜聲合魏梁州刺史辟懷吉破叛於沮水水經河水出武都沮縣東

沮谷中又東南流逕沮水成註云沮水一名時叛臣又闕魏武興

五月甲寅魏南秦州刺史崔暹擊破之解武興之圍魏南秦州治驛谷城領天

水漢陽武都武隋修武仇池郡六月魏翼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眾與勃海人

李歸伯作亂推法慶爲主法慶以尼惠暉爲妻以歸伯爲十住菩薩

薩平魔軍司定漢王

魏書法慶以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

自號大乘又

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唯以殺害爲事刺史蕭寶

寅遣兼長史崔伯驎擊之伯驎敗死賊眾益盛所在毀寺舍斬僧

尼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眾魔秋七月丁未詔假右光祿大夫

元遙征北大將軍以討之魏裴叔業兄子植自謂人門不後王

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

之劣擢爲尚書種遂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

我每入參議論好而譏毀羣官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

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

忠昭皆北人故深諱此言

尚書

丞僕射郭祚雷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望封侯儀同詔以祚爲都

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魏太和十一年置岐州治雍城鎮領平秦

武都郡

功三郡詐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

怒令有司誣奏其罪尚書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

詐稱被詔帥合部曲欲圖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狀證明明

準律仰違當死眾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植召仲達責

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

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植親帥城眾附從王化

齊東晉宋元二年植以許

降依律上議謂依八議之律也

乞賜裁處忠矯詔日凶謀既爾罪不當恕

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

魏舊制秋分然後決死刑

八月乙亥

植與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韋儻皆賜死儻祚之婚家也忠又欲

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以王遣弟勅野冤憤莫不

切齒 丙子魏倅胡太妃爲皇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崇訓衛尉
劉騰爲崇訓太僕加侍中侯剛爲侍中撫軍將軍又以太后父國
珍爲光祿大夫 庚辰定州刺史田超秀帥眾三千降魏 戊子

魏大赦

己丑魏清河王懌進位太傅領太尉廣平王懷爲太保

領司徒任城王澄爲司空庚寅魏以車騎大將軍于忠爲尙書令

特進崔光爲車騎大將軍竝加開府儀同三司 魏江陽王繼熙

之曾孫也先爲青州刺史坐以良人爲婢奪爵繼子又娶胡太后

妹宓竈壬辰詔復繼本封以又爲通直散騎侍郎又妻爲新平郡

君仍拜女侍中

爲元又因靈太后張本

羣臣奏請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巳

胡太后始臨朝聽政猶稱令以行事羣臣上書稱殿下太后聰悟

頗好讀書屬文射能中針孔政事皆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

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

者屏氣息不敢息唯兩脅潛動以舒氣息耳太后既親政乃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

止爲儀同三司尚書令後旬餘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

門下侍官

自侍中至崇訓常侍侍郎崇訓宮蓋太后所居宮也問曰忠在端若聲望何如咸曰不稱厥

任乃出忠爲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以

司空澄領尚書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

甲寅魏元遙破大乘賊擒法慶并渠帥百餘人傳首洛陽 左遊

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 水經淮水東過壽春縣北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在淮水西岸者謂之西硤石杜佐曰潁州下蔡縣有硤石山梁築城以拒魏今豐城也據之以逼壽陽更

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隆等散攻諸戍魏揚州

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癸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硤石

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 冬十月乙酉魏以胡國珍爲中

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 甲午宏化太守杜桂舉郡降魏

宏化地關

蓋亦緣邊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許其優轉太傅雍等皆不

敢違加忠車騎大將軍忠又自謂新故之際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己賞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復封崔光爲博平縣公而尙書

元昭等上訴不已

魏主之立也元昭亦同召門下故上訴不已

胡太后敕公卿再議太

傅憚等上言先帝升遐

記曲禮曰告喪曰天王登假注云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登卽升也假

讀與

退同奉迎乘輿侍衛省闈乃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爲功臣等前議

廣建茅土正以畏道威權苟免暴戾故也是以中議之際以十三

日夜入爲無勳唯以拒違矯令抑黜姦回微可褒敘以前侍中干

忠總攝文武侍中崔光久在樞密讚同其意故唯賞二人今尙書
元昭等無涯上訴奉敕重議議案于忠功微罪重皇上纂歷聖后
別宮母子隔異溫清道絕皆忠等之咎又忠專權之後擅殺樞納
輒廢宰輔令朝野駭心遠近怪愕若以功過相除悉不應賞請皆
追奪崔光亦奉送章綬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
自劾稱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臣出君行深知其不
可而不能禁謂殺生子奪皆出於忠之意而以詔旨行之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
尸師傅宜保護聖躬溫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
內外朝謁簡絕皇居寢食所在不知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
在事執拒在事謂在位任事之臣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斥退賢良專納心
腹威震百寮勢傾朝野臣見其如此欲出忠於外在心未行返爲

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
犯刑猶寬懲墨朝廷貴仕不戮一人今陛下踐昨年末半周殺僕
射尚書如天一草是忠秉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
四也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太后以忠有保護之功不問其罪十二
月辛丑以璽爲太師領司州牧尋復錄尚書事與太傅憚太保愷
侍中胡國珍入居門下同釐庶政 己酉魏崔亮至硤石趙祖悅
逆戰而收閉城自守亮進圍之 丁卯魏主詡及太后謁景陵
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魏益州刺史傅
豎眼性情素民僚懷之龍驤將軍元法僧代豎眼爲益州刺史素
無治幹加以貪殘王賈諸姓本州士族法僧皆召爲兵葭前民任
令宗因眾心之患魏也殺魏晉壽太守以城來降民僚多應之益

州刺史鄱陽王恢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張齊將兵三萬迎之法
僧熙之曾孫也 魏岐州刺史趙郡王謐幹之子也

趙郡王幹見一百四十卷

齊明帝建武二年

爲政暴虐一旦閉城門大索執人而掠之楚毒備至又

無故斬六人闔城兇懼眾遂大呼屯門謐登樓毀梯以自固胡太
后遣遊擊將軍王靖馳驛諭城人城人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罷
謐刺史謐妃太后從女也至洛除大司農卿 魏胡太后以魏主

詡尚幼未能親祭欲代行祭事禮官博議以爲不可太后以問侍

中崔光光引漢和熹鄧太后祭宗廟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祭事

魏南荊州刺史桓叔興表請不隸東荊州許之

南荊隸東荊見上卷十一年

魏趙郡處士李謐卒謐字永和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
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

成監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徵拜著作郎辭以授弟郇州再舉秀
才公府二辟竝不就惟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謚不飲酒好音
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每日丈夫
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迹下帷杜門卻掃棄產營書手自
刪削黃門侍郎甄琛謂其子曰昔鄭元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
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愧時但
未薦李謚以此負朝廷耳及卒孔璠等四十五人奏其行實詔謚
謚貞靜處士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

隋天監十五年

魏元
平元年

魏元
春正月戊辰朔魏大赦改元熙平 魏

光祿大夫傅永卒永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
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叔父洪仲洪仲深讓之而

不爲報永乃感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爲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魏入爲平齊民父母竝老飢寒十數年賴永彊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晚乃被召以屢立戰功拜安遠將軍累遷大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後除宏農太守非其所樂也時中山王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以爲將朝廷不聽永乃歎曰文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深川扼腕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稍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至是卒魏崔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俱進崇屢違期不至李崇時領壽陽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爲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爲行臺節度諸軍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蕭寶實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

孫等於淮北李平至碭石督李崇崔亮等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

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移魏兵

卻之考異曰絢傳十二月魏遣李晏定督眾軍來戰按魏帝紀上此年正月乃遣李平節度諸軍絢傳誤也晏定卽平字也

使義之與直閣王神念泝淮救碭石考異曰李崇傳尙書趙祖悅

帥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春按義之傳絢破魏軍義之乃救碭石今從之崔亮遣將軍博陵崔延伯守

下蔡下蔡縣漢屬沛郡梁置下蔡郡屬豫州水經註淮水自碭石

來故曰延州來季子春秋襄二年蔡成公自新蔡遷于州來謂之

下蔡淮之東岸又有一城下蔡新城也二城對峙翼帶淮泝長蔡

有三蔡州上蔡縣蔡仲始封之邑也又有新蔡縣平

侯自上蔡遷都於此又有下蔡縣蔡成公所遷也延伯與別將

伊甕生夾淮爲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

綬輞車之牙車輹也輻輪轉也經大索也輻輞輞相屬竝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

鹿盧鹿盧圓轉之木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旣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

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眾胡太后賜崔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並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遣隨表輒發平奏處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詔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搆御萬機庶幾惡殺亮崔光之族弟故平爽不行可特聽以功補過魏

帥遂還 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擅朝命裴郭受冤

宰輔黜辱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尙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

欲以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恩後謂赦恩之後也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

就州行決自去歲世宗晏駕以後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罪竝宜追奪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匡又彈侍

中侯剛掠殺羽林剛本以善烹調爲尙食典御

尙又作善烹調和御食溫涼寒熱以

時俱進則着之或曰平去二字並用

凡三十年以有德於太后頗專恣用事王公皆

畏附之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於律不

坐少卿陳郡袁翻曰邂逅謂情狀已露隱避不引

不引謂不引伏也

考訊

以理者也今此羽林問則具首正宜依犯結案不應橫加箠撻剛

口唱打殺搃築非理安得謂之邂逅太后乃削剛戶三百解胄食

典御 三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魏論西陝石之功辛未以李崇

爲驃騎將軍加儀同三司李平爲尙書右僕射崔亮進號鎮北將

軍亮與平爭功於禁中太后以亮爲殿中尙書 魏蕭寶寅在淮

堰上爲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北寶寅

表上其書於魏朝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

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樹以杞柳軍壘

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

國語周太子晉

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嶺不防川不蓄澤夫山土之聚也蓄

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

疏爲川谷以導其氣若鑿湫東注則遊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

湫東注又縱反開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

梁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

及夾淮方數百里魏李崇作浮橋於硤石戍開又築魏昌城於八

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隴

山背爲岡高邱爲隴其水清徹俯

視盧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

浮山在鍾離郡界刺梁置徐州於鍾離

史張豹子宣言謂己必掌其事旣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

慙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遂請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

事畢徵絢還 魏瀛州民飢開倉振恤 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

功曰豈宜以一繆棄其餘勳復封忠爲靈壽縣公亦復崔光爲平
恩縣侯 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將兵拒張齊齊與戰於葭萌大
破之屠十餘城遂圍武興法僧嬰城自守境內皆叛法僧遣使聞
道告急於魏魏驛召鎮南軍司傅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西
征都督將步騎三千以赴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餘里九
遇皆捷五月豎眼擊殺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獠聞豎眼至皆喜迎
拜於路者相繼張齊退係白水豎眼入州入武白水以東民皆安
業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
其妻劉氏帥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士卒死傷過半戍副高
景謀叛劉氏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

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城外爲梁兵所據城中絕水人多渴死劉氏集諸長幼諭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同時號叫俄而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絞而取水城中所有雜器悉儲之豎服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爲平昌縣子 六月庚子以尙書令王瑩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右僕射袁昂爲左僕射吏部尙書王暕爲右僕射暕儉之子也 張齊數出白水侵魏葭萌傅豎服遣虎威將軍強蚪攻信義將軍楊興起殺之復取白水甯朔將軍王光昭又敗於陰平張齊親帥驍勇二萬餘人與傅豎服戰秋七月齊軍大敗走還小劔大劔諸戍皆棄城走

今劔州劔門縣

有大劔山又有小劔山在其西北三十里又有小劔故城在益昌縣西南五十里大劔雖號天險有阨窺可守崇墉之閒徑路頗夷小劔則鑿石架閣趾不容越李白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者是也東益州復入于魏 八月乙巳

魏以胡國珍爲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國珍年老
太后實不欲令出止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 康絢既還張豹
子不復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水
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
爲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勅眾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尙書
右僕射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堰破勅太后大喜賞
平甚厚澄遂不行 壬辰大赦 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
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
爲詭 記禮運之辭也註云無故前用之是戲謔也 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
人父母在有歸甯沒則使卿甯 左傳註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歸甯也杜預註曰甯問父母安否也

十二年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甯禮也
註曰魯侯夫人父母既沒歸甯使卿故曰禮

漢上官皇后將廢昌

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

事見二十四卷
漢昭帝元平元年

年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葬式術

謂生子也禮謂增秩選官也祇敬也謂
宗戚勳貴之家凡有吉慶皆請太后臨幸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

土屬賴含生仰悅矣 魏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

虜窺邊山陵危迫

魏自顯祖以上
山陵皆在雲中

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

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

秦漢以來九卿各一體魏太和十
五年九卿各置少卿蓋倣周官六

卿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
馬小司寇小司空之遺制也

以爲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

資級或值貪污之人廣開成選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

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

掠若遇強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

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買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糶冬厯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閒擾我驅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以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足懷遠撫循將士得其歡心不營私濶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憚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卽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

既審沮勸自明矣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
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冬十一月交州刺史李旻斬交州反者
阮宗孝傳首建康 光祿大夫孫謙卒年九十二謙字長遜東莞
人也仕宋爲句容令清慎彊記縣人號爲神明齊初爲錢唐令御
煩以簡獄無繫囚餉遺一無所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官空車廐
居焉自少至老居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以蓮條爲屏
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未嘗有蚊蚋之苦人多異焉年
逾九十張壯如五六十者每朝會輒先眾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己
過人從兄靈慶嘗病寄謙家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
不調卽時猶渴謙乃退遣其妻彭城劉融老病行乞及疾篤無所
歸友人與送謙舍謙開廳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殮葬眾咸服其

行義

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甯寺

水經

渠南流出太尉司徒兩坊開水西有永甯寺

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

木之美而永甯尤盛有金像高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爲

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剝復高十丈

剝

也浮圖上柱今謂之相輪

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

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

也揚州刺史李崇上表以爲高祖遷都垂三十年而明堂禮樂之

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迹城隍嚴固之重

關磚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

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牆垣

頽壞皆非所以追隆堂構

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可堂別何構

儀刑羣國者

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諉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

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

爾雅曰唐蒙女謂兔絲釋名曰唐也蒙也女蘿也兔絲也一物四名毛氏詩傳

曰女蘿兔絲兔絲松蘿也陸機草木疏曰兔絲蔓草上生黃赤如金合葉兔絲子是也松蘿是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兔絲殊異本草曰兔絲生川澤田野蔓延草木之上罹麥一名燕麥又名雀麥其苗與麥同但穗細長而疏言兔絲有絲之名而不可以織燕麥有麥之名而不可以食古歌曰田中兔絲如何可絡道邊燕麥何嘗可穫詩云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皆謂有名實也晉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臣以為無實也

當今四海清平九服甯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互罷尙方雕靡之作省永甯土木之功減瑤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鑄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於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優令答之而不用其言太后好事

佛民多絕戶爲沙門高陽王友李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豈得輕縱背禮之情肆其向法之意一身親老棄家絕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眾役仍煩百姓之情實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皆爲沙門矣都統僧暹等忿瑒謂之鬼教以爲謗佛

魏有沙門統謂之都統

泣訴於太后太后責

之瑒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本出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禱太后雖知瑒言爲允難違暹等之意罰瑒金一兩 魏征南大將軍田益宗求爲東豫州刺史以招二子太后不許竟卒於洛陽 柔然伏跋可汗壯健善用兵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執其王彌俄突

繫其足於驚馬頓曳殺之漆其頭爲飲器鄰國先羈屬柔然後叛
去者伏跋皆擊滅之其國復甞

天監十六年

魏元謂熙平二年

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魏大乘餘賊

復相聚突入瀛州刺史宇文福之子員外散騎侍郎延帥奴客拒
之賊燒齋閣延突火抱福出外肌髮皆焦勒眾苦戰賊遂散走追
討平之 甲戌魏大赦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太和十九年

始鑄太和五銖錢遺錢工在所鼓鑄民有欲鑄錢者聽就官鑪銅
必精練無得淆雜世宗永平三年又鑄五銖錢禁天下用錢不依
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錢各不同商貨不通尙書令任
城王澄上言以爲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鑿雞眼者謂錢小其
狀如雞眼也鑿鑿云者謂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鑿悉非
鑿好以取銅僅存其肉也

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車絲
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徒成杆
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殆非所以救恤凍餒子育黎元之意也錢
之爲用貫縑相屬不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宜謂爲深允乞並
下諸方州鎮其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百錢方俗所使用者但內
外全好雖有大小之異竝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
內公私無壅其鷄眼銀鑿及盜鑄毀大爲小生新巧偽不如法者
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民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魏人
多竊冒軍功尚書左丞盧同聞吏部勳書因加檢覈得竊階者三
百餘人乃奏曰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及核中兵奏案竝復乖
舛臣謂罪雖恩免猶須判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

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著名級相應者卽於黃紫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

句考也

明造兩通

一關吏部一出兵局與奏案對案又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者卽令行臺軍司給券當行豎裂一支付勳人一支送門下以防僞巧

太后從之同元之族孫也

據元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八年

中尉元匡奏取景

明元年已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太后許之尚書令任城王澄表以爲法忌煩苛治

書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若聞有冒勳妄階止應攝其一簿研

檢虛實繩以典刑豈有移一省之案

取尚書省之案赴御史臺所請移也

尋兩紀之

事

自景明元年至是年凡十八年今言兩紀之事蓋景明初及秋階勳皆太和未准漢用兵所上勳人名籍也

如此求

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太后乃止又以匡所言數不

從慮其辭解

辭解者辭
職解官也

欲獎安之乃加鎮東將軍二月丁未立匡

爲東平王

三月丙子敕織官文錦不得爲僞人鳥獸之形爲其

裁翦有乖仁恕

丁亥魏廣平文穆王懷卒

夏四月戊申魏以

中書監胡國珍爲司徒

詔以宗廟用牲有累冥道宐皆以麩爲

之

考異曰梁帝紀此詔在四月甲子南史云在二月云祈告天地
宗廟以去殺之理欲被之含穢郊廟牲牲皆代以麩其山川諸

祀則否按長曆是月辛卯朔無甲子隋
志但云四月亦不云郊祀去牲今從之

於是朝野諠譁以爲宗廟

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入坐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

記曲

魏牛日一元大武鄭
元曰元頭也武迹也

秋八月丁未魏詔太師高陽王雍入居門

下參決尙書奏事

冬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修

鄭元曰脯乾肉
也修服修也薄

折曰脯捶之而
施薑桂曰服脩

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又

起至敬殿景陽臺置七廟座每月中再設淨饌

乙卯魏詔北京

士民未遷者悉聽畱居爲永業 魏幽冀瀛滄光五州大饑遣使

開倉賑恤 十一月甲子巴州刺史牟漢寵叛降魏 十二月柔

然伏跋可汗遣侯斤尉比建等請和於魏侯斤柔然大臣之號用敵國之禮

是歲以右衛將軍馮道根爲豫州刺史道根謹厚木訥行軍能

檢較士卒所過不敢虜掠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上嘗指道根示

尙書令沈約曰此人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車也爲政

清簡吏民懷之上嘗歎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魏

尙書崔亮奏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從之五代志河內郡王屋縣有王屋山是

後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

魏天監十七年魏元詡神龜元年春正月甲子魏以臣西楊定爲陰平王

魏秦州羌反 魏幽州大饑詔開倉賑恤 以晉安王諮議參

軍吳郡張率爲楊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畱心簿領及爲別
駕入都奏事帝覽牒問之一無所對但答云事在牒中帝不悅轉
新安太守率嗜酒不事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嘗遣家僮載米
三千斛還吳及到宅耗失太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
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 二月癸巳雍州刺史安成康王秀卒
秀有容觀每朝百僚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
殺所養鵠齋帥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且臨公事厨
下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誚也秀雖與上布衣
昆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疏賤上益以此賢之秀與弟始興
王憺尤相友愛憺久爲荊州常中分其祿以給秀秀稱心受之亦
不辭多也 甲辰大赦 己酉魏大赦改元神龜 魏東益州臣

反 魏主詔引見柔然使者讓之以藩禮不備議依漢待匈奴故

事遣使報之

漢宣帝呼韓邪位在諸侯王上

司農少卿張倫上表以爲太祖經

啟帝圖日有不暇遂令鑿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

緩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轅未遑北伐世宗遵述遺志虜使之來受

而弗答

見百四十六卷六年

今大明臨御國富兵強抗敵之禮何憚而爲之

何求而行之巨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強倘卽歸附示之以

弱窺覲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又小人雖近夷狄無親疏之別

怨狎之則侮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旣莫逆

去又不追必其委費玉帛之辰屈膝藩方之禮則可豐其勞賄藉

以珍物若使王人選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相望之寵

恐徒生虜慢無益望朝苟事不獲已應爲制詔示以上下之儀命

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話言則萬乘之盛不
失位於域中天子之聲必籠罩於無外脫或未從焉能損益徐舞
十戚以招之脩文德而懷之如迷心不已或肆犬羊則當命辛李
之將勒衛霍之師蕩定雲沙掃清逋孽飲馬瀚海之濟鑿石燕然
之上開都護置戍已斯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豈可以戎狄
兼并謂伐敗新破高車及
赫鄰國之叛者也而遽虧典禮乎不從倫白澤之子也袁

澤見一百三十四卷
宋順帝昇明元年

三月辛未魏蘇壽武敬公子忠卒

丙申

徙建安王偉爲南平王

魏南秦州氐反遣龍驤將軍崔襲持節

諭之

夏四月丁酉魏秦文宣公胡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都督

中外諸軍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贈襚儀衛事極優厚
又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國珍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諫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八

梁紀四

十九

梁紀四

武帝天監十七年

大夫常山張普惠以爲前世后父無稱太上者太上之名不可施於人臣請闕上疏陳之左右莫敢爲通會胡氏竇嬭下有磐石乃密表以爲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今司徒爲太上恐乖繫敕之意孔子稱必也正名乎比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也伏願停逼上之號以邀謙光之福太后乃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博議王公皆希太后意爭請難普惠普惠應機辨析無能屈者太后使元又宣令於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辱朕懷後有所見勿難言也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驅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

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便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
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還宅親故相賀時中山
莊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乘此公方來居諫職
審審如也諤諤如也終使羣后遠巡庶僚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
固已傳美於百代普惠美其書每爲口實太后又爲太上君造寺
壯麗塲於永甯尙書奏復徵民綿麻之稅普惠復上疏以爲高祖
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事見一百四十卷以愛民薄賦知軍國須
綿麻之用故於絹增稅綿八兩於布增稅麻十五斤民以稱尺所
減不啻綿麻故鼓舞供調自茲以降所稅絹布浸復長闊百姓嗟
怨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在於幅廣度長遠罷綿麻于忠肅編
麻見上十
年旣而尙書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斂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

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不思庫中大存綿麻而羣臣其稱之也何

則所輸之物或匹盈尺丈斤羨百銖未聞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

小有濫惡則坐戶主連及三長

戶主者一家之長則爲一戶之主三長見一百三十六卷齊世祖永

明四

年是以在庫絹布踰制者多羣臣受俸人求長闊厚重無復準

極未聞以端幅有餘還求輸官者也

布帛六丈爲端爾雅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

匹杜預曰二丈爲端二端爲兩所謂匹也說文幅布帛廣也

今欲復調綿麻當先正稱尺明立

嚴禁無得放溢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太和之政

復見於神龜矣魏主詡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

之事多委有司晉惠又上疏切諫以爲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

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

臣稽首於外元寂之眾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恩謂修朝

夕之因求祇劫之果

釋氏之言祇劫猶云無數劫也

未若收萬國之懽心以事其

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也伏願淑慎威儀爲萬邦作式躬致郊

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

紆禁也

釋奠成均

五帝之學曰成均鄭元曰釋菜奠幣禮先師也

又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孔穎達曰釋奠有牲牢有幣帛釋菜則惟釋菜而已

竭心千祗

千祗謂藉田也

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造者務令簡約速成未

造者一切不復更爲則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節用

愛人法俗俱賴矣魏主乃敕外議釋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陛見

羣臣皆用普惠之言也普惠復表論時政得失請追改先皇舊事

有不便於政者又欲興滅國繼絕世收敘勳親之盾書奏太后與

魏主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詰難曰甯有先皇之政一一翻改普

惠曰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爲不可者若不

追而正之何以尉蒼生仰望之情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恐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人之養萬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將赴水火若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絕世竟復誰是普惠曰故太尉咸陽王冀州刺史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千封其子孫愚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此事 甲辰魏徙江陽王繼爲京兆王以其子散騎侍郎又爲侍中加領軍將軍 臨川王宏妾弟吳法壽殺人而匿於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卽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 御史蔡日南上注曰 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五月戊寅司徒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免宏自洛口之敗 事見一百四十六卷五年 常懷

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爲名屢爲有司所奏上每赦之上幸

光宅寺

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
三橋在秣陵縣同夏里

有盜伏於驃騎航

宏府面秦淮於府前爲浮

橋謂之驃騎航
以宏官名航也

待上夜出上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爲

宏所使上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不堪汝何爲者
我非不能爲漢文帝念汝愚耳宏頓首稱無之故因匿法壽免宏
官宏奢僭過度殖貨無厭庫屋垂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籥甚嚴有
疑是鎧仗者密以聞上於友愛甚厚殊不悅佗曰送盛饌與宏愛
妾江氏曰當來就汝懼宴獨攜故人射聲校尉佗卿往與宏及
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卽呼與徑往堂後宏恐
上見其貨賄顏色怖懼上意亦疑之於是屋屋檢視每錢百萬爲
一聚黃榜標之千萬爲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上與佗卿

田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縹漆蜜紵蠟等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上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計大可

宏於諸弟次第

六乃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方更敦睦宏都下有數十邸出

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契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上後知之制懸券不得復驅奪自此始豫章

王綜疾宏貪吝反錢神論爲錢愚論以譏之侍中領軍將軍吳平

侯曷雅有風力爲上所重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及宏免乃以爲安

右將軍監揚州

安右將軍帝所置百號將軍之一也

曷自以越親居揚州

曷帝從父弟揚州京

邑曷自以爲越同氣涕泣懇讓上不許曷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

之親而居之故懇讓

曷嘗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卽發姥語曰肅監州符火爛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幸已以宏爲中軍將軍

中書監六月乙酉又以本號行司徒

臣光曰宏爲將則覆三軍爲臣則涉大逆高祖貸其死罪可矣

數旬之間還爲三公於兄弟之恩誠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

石經事見四十七卷漢靈帝熹平四年郡道元曰蔡邕正定五經文字刻

石立於太學門外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

雖屢經喪亂而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

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

魏都平城以洛陽爲洛州既遷洛始改爲司州

毀取以建浮圖精

舍遂大致頽落所存者委於榛莽道俗隨意取之侍中領國子祭

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胡太后許之

會元又劉騰作亂事遂寢 秋七月魏河州羌卻鐵忽反自稱水

池王

河州治枹罕領金風武始洪和那摩併其郡水池縣魏眞君四年置郡後改爲顯屬洪和那摩併其郡郡爲當其地在唐

洮州臨源縣界

詔以主客郎源子恭爲行臺以討之子恭至河州嚴勒州

郡及諸軍毋得犯民一物亦不得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恩使知
悔懼八月鐵忽等相帥詣子恭降首尾不及二旬子恭懷之子也
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奸謀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保護
之功累遷至侍中右光祿大夫遂干預政事納賂爲人求官無不
效者河間王琛簡之子也爲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太
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敘
用遂廢於家琛乃求爲騰養息賂騰金寶鉅萬計騰爲之言於太
后得兼都官尙書出爲秦州刺史爾謹琛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
有婢朝雲善吹箎能爲陳思王
起上登琛之出爲秦州刺史值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乃令朝
雲假爲貧嫗吹箎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遂相謂曰何爲築塹
井在山谷爲寇也卽相率歸降秦會騰疾篤太后欲及其生而貴
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箎
之九月癸未朔以騰爲衛將軍加儀同三司 魏胡太后以天文

有變欲以崇憲高太后當之戊申夜高太后暴卒冬十月丁卯以

尼禮葬於北邙諡曰順皇后百官單衣邪巾

古者二十成人上冠
庶人巾邪巾者邪服

於首捨衰經喪冠而單
衣邪巾示不成喪也

送至墓所事訖而除

乙亥以臨川王宏

爲司徒

魏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邱惠生如西域求佛經是

時官私寺塔甚眾司空任城王澄奏背高祖憲都制城內唯聽置

僧尼寺各一餘皆置於城外蓋以道俗殊歸欲其淨居塵外故也

但俗眩虛警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沙門統

惠深始違前禁自是卷詔不行私營彌眾都城之中寺踰五百占

奪民居三分且一禿唱屠晉連簷接響像塔纏於腥臊性靈沒於

嗜欲真僞混居住來紛雜所司因習而莫非僧曹對制而不問其

於汙染眞行塵穢練僧薰猶同器不亦甚歟往者代北有法秀之

謀事見一百三十五卷

齊太祖建元三年

冀州有大乘之變晉初假神教以惑眾心

終設姦誑用逞私悖故太和景明之制非徒使縑素殊途蓋亦以防微杜漸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誼必栖禪之室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己此乃釋氏之槽穢法王之社鼠內戒所不容國典所共棄也臣謂都城內寺未成可徙者宜悉徙於郭外僧不滿五十者併小徙大外州亦準此然卒不能行是歲魏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先朝爲之禁限亦非苟與細民爭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民吝守貧弱遠來邈然絕望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強弱相兼務令得所什一之稅自古有之所務者遠近齊平公私兩宜耳及甄琛啟求罷禁乃爲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據自固護語其障禁

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請依先朝禁之爲便詔從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八
武帝大監十七年
梁紀四

五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紉五起天監十八年盡普通四年凡五年

高祖武皇帝五

魏元詡神
天監十八年魏元詡神二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甲申以尙

書左僕射袁昂爲尙書令右僕射王暕爲左僕射太子詹事徐勉爲右僕射時人閒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尙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期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暑衣衾棺槨

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纒纒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覩視或夾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有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

丁亥魏主詔下詔稱太后臨朝踐極歲將半紀宜稱詔以令宇內
辛卯上祀南郊 魏征西將軍張繇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譴謗盈路立榜大巷尅期會集屠害其家葬父子晏然不以爲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尙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中新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

第曳鼻堂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始均隄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緣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書崔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沈滯者

皆稱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王制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秀士而升之舉曰俊士兩漢由州郡薦才謂賢良文學孝廉之舉也魏

晉因循又置中正事見六十九卷魏黃初元年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

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

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
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爲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
空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尙書尙書據狀量人授職
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
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尙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
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闕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
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躡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坐
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測又武人至多官員至
少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
吾近而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旣不見從是以權
立此格限以停年耳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

年鄙人鑄刑書叔向論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閉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制爲務位以勸其從嚴懲刑以威其淫釋其未也故商之以忠釋之以仁求聖哲之士明察之官忠信和臨之以敬若之以強鑑之以剛求聖哲之士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其上並有爭心以懲於書而徵幸以威之勿可爲矣亂獄滋弊賄賂並行終子之世弊其敗乎復書曰何異汝以古禮難撓宓哉洛僞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陽令代人辭瑒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爲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其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乞令王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公卿議之事亦

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吏部尙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

失人自亮始也

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

事見一百一十一卷
晉安帝隆安二年

其子謐爲侍御史坐法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

歡沈深有大度輕財好士爲豪俠所宗自有精光長頭高額齒白

如玉有人傑之表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

焉始有馬得給鎮爲函使

凡書表皆函封函使者使奉函詣京師也

嘗乘驛過建興雲

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又嘗夢履眾星而行覺而內喜爲函

使六年每至洛陽隸令史麻祥爲給使祥賜以肉歡性不立食坐

而進之祥以爲慢己答之四十至是又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

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

考異曰北齊書云領軍張

彝按彝未嘗爲領軍故伊云大臣

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

豈可常守耶歎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中山賈顯

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獄掾善無尉景善無縣前漢馬雁門

郡後漢屬定襄郡拓拔廣甯蔡儁廣甯郡魏收志屬朔州隋併入朔州善陽縣特相友

差竝以任俠雄於鄉里 夏四月丁巳帝於無礙殿受佛戒因下

詔大赦 五月戊戌魏以任城王澄爲司徒京兆王繼爲司空

魏累世強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

盈溢胡太后嘗幸絹藏時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太后命之各

自負絹稱力取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亦不減百餘匹尙書令儀

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頓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足太后

奪其絹使空出時人笑之融太洛之孫也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

后怪其少對曰臣兩手唯堪兩匹眾皆愧之時魏宗室權倖之臣

競爲豪侈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圃侔於禁苑僮僕六千
妓女五百出則儀衛塞道路歸則歌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李
崇富埒於雍而性儉嗇嘗謂人曰高陽一食敎我千日河閒王琛
每欲與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爲槽金爲鎖環造迎風館於
後園聽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水精

盃

後漢書大秦國出水精以爲宮室柱及食器

馬腦碗

本草衍義曰馬腦非石非玉自是一類有紅白黑色三種亦有

紋如纏絲者生西國玉石間

赤玉卮

王逸論或問王符曰赤如鶴冠黃如燕栗白如脂肪黑如黠漆玉之符也制作

精巧皆中國所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奇寶復引諸王歷觀府庫
金錢縉布不可勝計顧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
不見我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惋歎三日京兆王繼聞而省之謂曰
卿之貨財計不減於彼何爲愧羨乃爾融曰始謂富於我者獨高

陽耳不意復有河閒繼曰卿似袁術在淮南不知世閒復有劉備

可融乃笑而起太后好佛營建諸寺無復窮已令諸州各建五級

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

太后數設齋會施僧物動以萬計賞賜左右無節所費不貲而未

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祿在官所受之祿力在官所用白直也任

城王澄上表以爲蕭衍常蓄窺覷之志宜及國家強盛將士旅力

早圖混壹之功比年以來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

雖不能用常優禮之魏自永平以來營明堂辟雍役者多不過千

人有司復借以修寺及供他役十餘年竟不能成起部郎源子恭

上書以爲廢經國之務資不急之費宜徹減諸役早圖就功使祖

宗有嚴配之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蒼生觀禮樂之富詔從之然亦不能成也 魏人陳仲儒請依京

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詰仲儒京房律準今雖有其器曉之者鮮

仲儒所愛何師出何典籍仲儒對言性頗愛琴又嘗讀司馬彪續

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哂然司馬彪志曰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

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

始執始下生去減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

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戲作易紀陽氣之

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宮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

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皆氣之元五音之

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

從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潔相爲宮此之謂也

以六十律分 其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後陰陽寒與風雨之占生焉於

以檢聲羣者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所不合虞書曰律和

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

琴長丈而十三弦懸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

聲券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劉歆所奏其商旋行

於史官侯部用之律術曰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

靜者數三靜者數一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

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鐘之清濁下生不
得及黃鐘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攝承奇之道也黃鐘
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
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爲黃鐘之實又以二乘而
三約之是爲下生林鐘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爲上生太簇
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
三爲法律焉寸於準爲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爲分又不盈十之所
得爲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以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下
生林鐘黃鐘爲宮太簇商林鐘徵一日律九寸準九尺色有十七
萬六千七百七十六下生謙待未知商謙待徵六日律八寸九分
小分八微強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微始十七萬四千
七百六十二下生去減執始爲宮時自商去減徵六日律八寸八
分小分七大強準八尺八寸萬五千五百一十六丙盛十七萬二
千四百一十一下生安度丙盛爲宮屈商安度徵六日律八寸七
分小分六微明準八尺七寸萬一千六百七十九分動十七萬八
十九下生歸嘉分動爲宮隨期商歸嘉徵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
四強準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質末十六萬七千八百下生
否與質末爲宮形晉商否與徵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微強準
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下生
夷則大呂爲宮夾鐘商夷則徵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準八
尺四寸五千五百八分否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四下生解形分
否爲宮開時商解形徵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準八尺三寸

二千八百五十一凌陰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二下生去南凌陰
爲宮族嘉商去南徵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準八尺二寸五
百一十四少出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下生分積少出爲宮爭南
商分積徵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強準八尺萬八千一百六十大族
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下生南呂太族爲宮姑洗商南呂徵一
日律八寸準八尺未知十五萬七千一百三十四下生白呂未知
爲宮南授商白呂徵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強準七尺九寸萬
六千三百八十三時息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下生若躬時息
爲宮變虞商結躬徵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強準七尺八寸
萬八千一百六十六屈濟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三下生歸期屈
齊爲宮路時商歸期徵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準七尺七寸
萬六千九百三十九隨期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下生未卯隨期
爲宮形始商未卯徵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強準七尺六寸萬
五千九百九十二形晉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下生夷汗形晉
爲宮依行商夷汗徵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準七尺五寸萬
五千三百二十五夾鐘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下生無躬夾鐘
爲宮中呂商無躬徵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強準七尺四寸萬
八千一百一十八間萬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七下生陽掩開時爲宮中
呂商間掩徵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準七尺三寸萬七千
八百四十一族嘉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下生鄰齊族嘉爲宮
內真商鄰齊徵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強準七尺二寸萬七
千九百五十四爭南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二下生期保爭南爲

宮物應商期係數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強準七尺一寸萬八
千三百二十七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入下生應鐘姑洗爲
宮獎實商應鐘數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準七尺一寸二
千一百八十七弗設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下生分烏南授爲宮
南事商分烏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強準七尺萬八千九百三
十變庚十三萬八千八十四下生選內變庚爲宮盛變商選內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強準七尺三千三十路時十三萬六千二
百二十五下生未育路時爲宮懸宮商未育徵六日律六寸九分
小分二微強準六尺九寸四寸一百二十三形始十三萬四千三
百九十二下生運時形始爲宮制時商運時徵五日律六寸八分
小分三弱準六尺八寸五寸四寸七十六依行十三萬二千五百
八十二上生色育依行爲宮謙待商色育徵七日律六寸七分小
分三大強準六尺七寸七寸五寸九寸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上
生執始中呂爲宮去域商執始徵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準
六尺六寸萬一千六百四十二南中十二萬九千三百八上生丙
盛南中爲宮安度商丙盛徵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準六
尺五寸萬三千六百八十五內貨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七上生
分動內貨爲宮歸嘉商分動徵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準六
尺四寸萬五千四百五十物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五上生質末
物應爲宮否與商質末徵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強準六尺三
寸萬八千四百八十鞋實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上生大呂養
實爲宮夷則商大呂徵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準六尺三

寸四千一百三十一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下生南事窮
無商徵不爲宮十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準六尺三寸一千五
百三十一盛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上生分否盛變爲宮解
形商分否徵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強準六尺二寸七千六
十四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上生凌陰離宮否宮去南商
凌陰徵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強準六尺一寸萬二百二十
七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六上生少出制時爲宮分併商少出
徵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準六尺萬三千六百二十林鐘十一萬
八千九百八十八上生太簇林鐘爲宮南呂商太簇徵一日律六寸準
六尺鐘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上生未知擊待爲宮白呂商
未知徵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準五尺九寸萬七千二百一
十三去減十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八上生時應去減爲宮結躬商時息
徵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準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安
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九上生屈齊安度爲宮歸期商期齊徵六
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準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歸嘉十
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三上生隨期歸嘉爲宮未卯商隨期徵六日
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強準五尺七寸萬一千九百九十九否與
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上生形晉否與爲宮夷汗商形晉徵五
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準五尺六寸萬六千四百二十二夷則
十一萬五百九十二上生夾鐘夷則爲宮無射商夾鐘徵八日律
五寸六分小分二弱準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解形十一萬
九千一百三十三上生開時解形爲宮開掩商開時徵八日律五寸五

分小分四強準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去南十萬七千六百
三十五上生族嘉去南宮鄰齊商族嘉得八日律五寸四分小
分六大強準五尺四寸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分積十萬六千一百
八十八上生爭南分積爲宮期依商爭南微五日律五寸三分小
分九半強準五尺三寸萬八千六百八十一南呂入萬四千九百
七十六上生姑洗南呂爲宮應鐘商姑洗微一日律五寸三分小
分三強準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白呂十萬四千七百五十
六上生南授白呂爲宮分鳥商南授微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
強準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十一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上
生變虞結躬爲宮遲內商變虞微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強
準五尺二寸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上
生路時歸期爲宮未育商路時微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強
準五尺一寸萬七千八百五十七未卯十萬七百九十四上生形
始未卯爲宮遲時商形始微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強準五
尺一寸四千八百七十七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上生依行夷汗
爲宮色育商依行微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強準五尺萬二百二十
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上生中呂無射爲宮執轡商中呂微八日
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準四尺九寸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閉掩九
萬六千九百八十七生南中閉掩爲宮丙盛商南中微八日律四
寸九分小分三弱準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隣齊九萬五千
六百七十五上生內負隣齊爲宮分動商內負微七日律四寸八
分小分六微強準四尺八寸萬一千九百六十六期保九萬四千

三百八十八上生物應期保爲宮質末商物應徵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弱準四尺七寸萬八千七百七十九應鐘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上生蕤賓應鐘爲宮大呂商蕤賓徵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準四尺七寸八千九百九十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上生南事分爲窮次無徵不爲宮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準四尺七寸六千五百九十九遲內九萬二千九百六十六上生盛變遲內爲宮分否商盛變徵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準四尺六寸萬五千一百四十二末育九萬八千一百一十七上生離宮末育爲宮凌陰商離宮徵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強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上生調時遲時爲宮少出商制時徵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強準四尺五寸萬二千一百一十五或管爲律吹以考聲別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易清分寸又粗然然有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鐘相得案畫以求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音聲精微綜之者鮮言書樂志宮中也中和之道無往而不理商強也謂金性堅強角觸也象諸陽陽物而生徵止也言物盛則止羽舒也陽氣將復萬物孽育而舒生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雉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鏗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嗶嗶嗶嗶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聲聲然齒開唇聚謂之羽其音于于吁吁然

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頗有所得夫準者所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

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徵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至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乖謬竊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鐘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林鐘爲徵則宮徵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眾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鐘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爲徵其商角羽竝無其韻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

呂爲宮乃以去減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爲宮
猶用林鐘爲商黃鐘爲徵何由可諧故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
不妙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閒九
尺可應黃鐘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鐘相得案盡以求其聲不言
須柱以不案準九尺之內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
之內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爲於準一寸之內亦
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之內乘爲二十分又爲
小分以辨強弱中閒至促雖復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也仲
儒私曾考驗準當施柱但前卻中程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
應合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準而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須
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

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鐘相合中

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

改正通鑑原文下依數盡作下依數盡又按魏書樂志數盡之

下六十之上尚有一出字故依志補

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琴卽

如中絃案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

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

然後錯采眾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且燧人不師資

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

延壽卽京房之師焦延壽也言無故所師承而變十二律爲六十律也

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遠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

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爲奇哉尙書蕭寶寅奏仲儒學不師受

輕欲制作不敢依許事遂寢魏中尉東平王匡以論議數爲任

城王澄所奪憤恚復治其故棺

匡造棺見一百四十七卷七年

欲奏攻澄澄因奏

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秋八月己未詔免死削除官爵以車騎將軍侯剛代領中尉三公郎中辛雄奏理匡以爲匡歷奉三朝骨鯁之迹朝野具知故高祖賜名曰匡當高肇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旣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若終貶黜恐杜忠臣之口未幾復除匡平州刺史雄琛之族孫也初清河王懌爲司空辟戶曹參軍懌遷司徒仍授戶曹竝當煩劇爭訟填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共有焉 九月庚寅朔魏胡太后遊高高癸巳還宮太后從容謂兼中書舍人楊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隱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廬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千具餉領軍元叉太后召叉夫妻

泣而責之又由是怨昱昱叔父舒妻武昌王和之妹也和卽又之
從祖舒卒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泣責不聽元氏恨之會瀛州民
劉宣明謀反事覺逃亡又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匿宣明且云昱
父定州刺史椿叔父華州刺史津竝送甲仗三百具謀爲不逞又
復構成之遣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收之一無所獲太后問其狀
昱具對爲元氏所怨太后解昱縛處和及元氏死刑旣而又營救
之和直免官元氏竟不坐 冬十二月癸丑魏任城文宣王澄卒
澄在朝深爲胡太后所優禮政無大小皆引參決澄亦盡心匡輔
事有不便於民者必於諫諍雖不見用懇懇不已內外咸敬憚之
庚申魏大赦 是歲高句麗王雲卒世子安立 魏以郎遷不
精大加沙汰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及范陽祖瑩等八人以

才用見畱餘皆罷遣深社之子也

豫普通元年

魏元詡正光元年

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

丙子日有食

之 己卯以臨川王宏爲太尉揚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王份爲

尚書左僕射份吳之子也

左軍將軍豫甯威伯馮道根卒

五代志豫

豫郡惠昌縣舊有梁晉縣宋白曰漢建安中分建昌立西安縣晉太康元年改爲豫甯縣

是日上春祠二廟立

太廟祀太祖文皇帝以上爲六親廟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室又有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有二廟合掌廟事

既出宮有

司以聞上問中書舍人錢唐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

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

記檀弓曰衛太史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

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道根雖未爲社稷

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上卽幸其宅哭之甚慟道根少孤家

貧備質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避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

行聞

聞道根微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重在朝
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修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
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帝亦雅重之 高句麗王安遣

使人貢二月癸丑以安爲帶東將軍高句麗王遣使者江法盛授

安衣冠劍佩魏光州兵就海中執之送洛陽

魏皇興四年分青州置光州領東萊長廣

東牟郡治掖

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

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
軍將軍元又在門下兼總禁兵侍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
法又由是怨之衛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
用騰弟爲郡人資乖越人非其才爲乖資非其次爲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
驤府長史宋維弁之子也懌薦爲通直郎浮薄無行又許維以富

得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

周官有染人漢有平準令主練染作采色

後魏置司染都尉後齊太府寺屬官有司染署令丞陸德明

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釋維當

反坐又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爲昌

平郡守

昌平縣漢屬上谷郡後魏置昌平郡屬燕州隋復廢郡爲縣屬幽州

又恐懌終爲己害乃與

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筵若己得爲

帝許定以富貴魏主詔時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

殿未御前殿又奉魏主御顯陽殿騰開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

遇又於含章殿後又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邪又曰又不反

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

魏置宗師宗士

其處也直齋直殿內齋閣者也屬直閣將引也送也

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

逆眾咸畏又無敢異者唯僕射新蔡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爲不可

五代志新秦
縣屬琅邪郡

終不下箸又騰持公卿議入俄而得可

魏主可夜中
其奏也

殺憚於是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魏主剛太后於北宮宣
光殿宮門晝夜常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魏主亦不得省見裁
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
矣又使中常侍賈粲侍魏主書密令防察動止又遂與太師高陽
王雍等同輔政魏主謂又爲嫡父又與騰表裏擅權又爲外禦騰
爲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判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內外百僚
重迹朝野聞憚死莫不喪氣胡夷爲之務而者數百人游肇憤邑
而卒 己卯江淮海竝溢 辛卯魏主詔加元服大赦改元正光
魏相州刺史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給事黃門侍郎略
司徒祭酒纂皆爲清河王憚所厚聞憚死起兵於鄴上表欲誅元

又劉騰纂亡奔鄴後十日長史柳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殺其左右執熙纂并諸子置於高樓八月甲寅元又遣尙書左丞盧同就斬熙於鄴街并其子弟熙好文學有風義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俱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慚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于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胥李斯憶上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洛濱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爲國爲身善勛名節聞者憐之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聽騎將軍刁整獨收其尸而藏之整雍之孫也

盧同希又意請治熙黨與鎖濟陰內史楊昱赴鄴考訊百日乃得
還任又以同爲黃門侍郎元略亡抵故人河內司馬始寶始寶與
略縛荻筏夜渡孟津詣屯留栗法光家法光素敦信義忻然納之
轉依西河太守刁雙匿之經年時購略甚急略懼求送出境雙曰
人生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爲知己死耳願不以爲慮略固求南奔
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江遂來奔上封略爲中山王爲略後遣雙
建張本
雍之族孫也又誣刁熊送略并其子弟收繫之御史王基等力爲
辯雪乃得免又旣殺熙等凶威愈熾見者無不盡敬獨侍中穆紹
不爲之禮又嘗往候之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莫不歎尙 甲子

侍中車騎將軍永昌驛侯韋叡卒叡字懷文自漢丞相賢以後世
爲三輔著姓叡好學有清操事繼母以孝聞時叡內兄王愷姨弟

杜暉竝有鄉里盛名。歡伯父祖征謂歡曰：汝自謂何如？暉曰：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後果如其言。歡涖民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冝舍井甃，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爲梁世名將，餘人莫及也。生平慕清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性敦倫，紀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晚年入直殿省，恂恂未嘗忤視，上甚禮敬之。時上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九月戊戌，魏以高陽王雍爲丞相，總攝內外，與元叉同決庶務。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匿敦之妻，侯呂陵氏生伏

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既立忽亡其幼子祖惠求募不能
得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
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恆在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爲聖女納
爲可賀敦地萬既挾左道復有姿色伏跋敬而愛之信用其言干
亂國政如是積歲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未嘗上天
上天者地萬教我也其母具以狀告伏跋伏跋曰地萬能前知未
然勿爲說也既而地萬懼譖祖惠於伏跋而殺之俟呂陵氏遣其
大臣具列等絞殺地萬伏跋怒欲誅具列等會阿至羅入寇阿至羅虜
之別種居北河之東世附於魏一日阿至羅高車種伏跋擊之兵敗而還俟呂陵氏與大臣
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爲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帥
眾數萬擊之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輕騎奔魏示發殺俟呂

陵氏及阿那瓊二弟 魏清河王懌死汝南王悅了無恨元叉之

意以桑落酒餞之

水經註河東郡多生民有姓劉名墜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釀成芳酌懸食同枯枝之年排

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香醇之色清白若瀟漿馬別調氣血不與他同胡燕羈越自成馨逆方土之貢最爲奇酌自王公庶友率拂相招每云素鄙索鄙返語爲桑落也更爲籍徵之雋句中書之英談 盡其私伎又大喜冬十月乙

卯以悅爲侍中太尉悅就懌子竄求懌服玩不時稱旨杖竄百下幾死 柔然可汗阿那瓊將至魏魏主詔使司空京兆王繼侍中

崔光等相次迎之賜勞甚厚魏主引見阿那瓊於顯陽殿因置宴置阿那瓊位於親王之下宴將罷阿那瓊執啟立於座後詔中書舍人常景問所欲言因引至御座前阿那瓊再拜言曰臣以家難輕來詣闕本國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地求乞兵馬送還本國誅斯叛逆收集亡散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言不能盡別有

啟授常景以問景爽之孫也十一月己亥魏立阿那瓌爲朔方公
蠕蠕王賜以衣服輜車祿恤儀衛一如親王時魏方強盛於洛水
橋南御道東作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
三年之後賜宅於歸正里自北夷降者處燕然館賜宅於歸德里
自東夷降者處扶桑館賜宅於慕化里自西夷降者處崦嵫館賜
宅於慕義里四館因四方之地爲名金陵在江南燕然在漠北扶
桑在東日所出崦嵫在西日所入山海經曰大荒之
中鳴谷上有扶桑日所出也茨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
日所入也生崑崙西鳥鼠山西南曰崦嵫淮南子曰經細柳西方
之地也遂日所入也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中長數
千丈一千餘國兩幹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及阿那瓌入
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異同不決阿那瓌以金
百斤賂元又遂德北歸十二月壬子魏敕懷朔都督簡銳騎二千
護送阿那瓌達境首觀機招納若彼迎候宜賜繪帛車馬禮餞而

返如不容受聽還闕庭其行裝資遣付尙書量給 辛酉魏以京兆王繼爲司徒 魏遣使者劉善明來聘始復通好

辛普通二年

魏元詡正光二年

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

置孤獨園於建

康以收養窮民

戊子大赦

魏南秦州氏反

魏發近郡兵萬

五千人使懷朔鎮將楊鈞將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尙書左丞張普惠上疏以爲蠕蠕久爲邊患今茲天降喪亂荼毒其心蓋欲使之知有道之可樂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陛下宜安民恭己以悅服其心阿那瓌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先自勞擾興師郊甸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勦敵資天亡之醜虜臣愚未見其可也此乃邊將貪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王者不得已而用之況今旱暵方甚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欲定

蠕蠕干時而動其可濟乎脫有顛覆之變楊鈞之肉其足食乎宰

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且阿那瓌之

不還負何信義臣賤不及議文書所過

文書皆淵尚書二丞之手

不敢不陳不

聽阿那瓌辭於西堂詔賜以軍器衣被雜采糧畜事事優厚命侍

中崔光等勞遣於外郭阿那瓌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帥眾

數萬入討示發破之示發奔地豆干地豆干殺之國人推婆羅門

爲彌偶可社句可汗

魏收曰魏言安靜也

楊鈞表稱柔然已立君長恐未何

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返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眾無以

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舊嘗奉使柔然者牒云具仁

牒云姓具仁名

往諭

婆羅門使迎阿那瓌 辛丑上祀明堂 庚戌魏使假撫軍將軍

那蚪討南秦叛氏

那卽丙姓

三月庚寅大雪平地三尺

魏元又劉

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又以康生爲撫軍大

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領仗身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衛將

軍侯剛女剛子又之妹夫也又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

俱宿禁中時或迭出以難當爲千牛備身御左右有千牛刀謂之防身刀千牛刀者利刀

也取脰丁解數千牛而世刀不頓爲義千牛備身神千牛刀以侍左右者也康生性羸武言氣高下又

稍憚之見於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甲午魏主詔朝太后於西林

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爲力士儼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

后舉手踏足瞋目頰首爲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

太后欲攜魏主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宣光殿在洛陽

北宮元叉等幽胡太后于此魏主與嬪御居南宮故侯剛云然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

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魏主臂下堂

降於魏柔然餘眾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表稱本國大亂姓

姓別居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鶴望待拯

言鶴立而望魏杯數也

乞依前恩給

臣精兵一萬送臣殲北撫定荒民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

袁翻以爲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投首

事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七年既而高車被擒

謂彌俄突也

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

克雪讐恥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鬪邊境無塵數

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雖戎狄禽獸終無

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

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爲後

患劉石是也且蠕蠕尙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

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而部落猶眾

武帝普通二年

處處碁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強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竝立存之居阿那瓊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瓊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此西海非王莽所置西海郡別有西海故城也金山形如兜鍪其後突厥居金山之陽則此山實北虜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

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

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以防高車之畔援

韓詩云畔援武強也鄭元云跋扈也

此

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勅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反覆不過爲遁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九月柔然可

汗俟賅伐詣懷朔鎮請兵且迎阿那瓌俟賅伐阿那瓌之兄也冬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等奏懷朔鎮北吐若奚泉敦蝗北西海

郡卽漢晉舊障二處寬平原野遼沃請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

奚泉在懷朔鎮北無結山下 婆羅門於西海郡令各帥部落收集離散阿那瓌

所居既在境外宜少優遣婆羅門不得比之其婆羅門未降以前

蠕蠕歸化者悉令州鎮部送懷朔鎮以付阿那瓌詔從之

爲阿那瓌婆羅門皆叛 十一月癸丑魏侍中車騎大將軍侯剛加儀同三司

去張本 魏以東益南秦氐皆反庚辰以秦州刺史河閒王琛爲行臺以討

之琛恃劉騰之勢貪暴無所畏忌大爲氐所敗中尉彈奏會赦除

名尋復王爵 魏以安西將軍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煌安置

柔然婆羅門 前荊州戶曹參軍劉峻卒峻字孝標懷珍從父弟

也宋泰始初峻年八歲魏克青州爲人所略爲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居貧不自立出家爲僧旣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翦其須髮及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江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不蒙選授齊永明中從桑乾南奔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嘗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時竟陵王子良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尙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秘閣坐事免官安成王秀雅重峻及秀遷荊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及成復

以疾去初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勤不能隨眾浮沈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會策錦被事咸言已啓帝試呼問峻峻時負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卽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峻又嘗爲自序其略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亮節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朋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擢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曰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賊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也敬通有

子仲文宦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雖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溢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魄魂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爲序遺之好事云至是卒門人諡曰元靖先生

至普通三年

魏元朔正光三年

春正月庚子以尙書令袁昂爲中書監吳

郡太守王暕爲尙書左僕射 庚戌京師地震 辛亥魏主詔耕

籍田 魏宋雲與惠生自洛陽西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

在唐鄆州鄆城縣西二百餘里

又西行再葑至乾羅國而還二月達洛陽得佛經

一百七十部 高車王伊弉遣使入貢于魏夏四月庚辰魏以伊

弉爲鎮西將軍西海郡公高車王久之伊弉與柔然戰敗其弟越

居殺伊徧自立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癸巳大赦 冬十

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甲午領軍將軍始興忠武王憺卒 乙

巳魏主詵祀國丘 初魏世祖以元始歷浸疏 宋元嘉二十九年魏行元始歷命

更造新歷至是著作郎崔光表取濫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所上

歷候驗得失合爲一歷以壬子爲元應魏之水德 壬癸水也水旺於子故曰壬子

爲元命曰正光歷丙午初行正光歷大赦 十二月乙酉魏以車騎

大將軍尙書右僕射元欽爲儀同三司太保京兆王繼爲太傅司

徒崔光爲大保欽色黑時人呼爲黑面僕射少好學有令譽晚年

貴重不能有所匡益亦無下士之節嘗托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

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戲謂欽曰凡人絕粒

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

夏候曠世子洪此四凶者爲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黃昏多殺人於道謂之打稽上溺於慈仁不能禁也 後軍行參軍襄陽郭祖深以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與觀詣闕上封事其略曰陛下昔歲尙學置立五館行吟坐咏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末惰漸效賒也今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蓄養女皆不貫民籍天下百口幾亡其半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墮農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髮尺土一民非復國有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而百僚卿士豈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尙廉潔累金積銀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

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讐法嚴則人思善惠多則物生惡
良由陛下慈悲既宏憲律漸替寵勳太過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
進無途貪苛者夤緣多徑直弦者淪溺溝壑曲鈎者升進重沓飾
口利辭競相推薦拙訥守信坐見沈埋勞深勳厚祿賞未均無功
側入反加寵擢昔宋人賣酒犬惡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伏願
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 柔
然阿那瓌求粟爲種魏與之萬石婆羅門帥部落叛魏亡歸嚙噠
魏以平西府長史代人費穆兼尙書右丞西北道行臺將兵討之
柔然遁去穆謂諸將曰戎狄之性見敵卽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
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爲外
營柔然果至奮擊大破之婆羅門爲涼州軍所擒送洛陽

泰普通四年

魏元詔正光四年

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丙午祀明堂

二月乙亥耕籍田

柔然大饑阿那瓌帥其眾入魏境表求賑給

己亥魏以尙書左丞元孚爲行臺尙書持節撫諭柔然孚譚之孫

也

魏孝昌元年元譚爲幽州都督後此三年按魏書譚太武之子蓋魏宗室多同名者

將行表陳便宜以爲

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

塞以羊牛三萬六千頭給之斯卽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

今乞以牝牛產羊糊其口食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

兼衣食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

北人阻飢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

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

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常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

苦之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朝廷鳩其散亡禮送令

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

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

事見二十七卷甘露三年

又光武時亦使中郎

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

事見四十四卷建武二十六年

今宜

略依舊事借其閑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因

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

柔然俟匪伐入朝於魏 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爲騰義息重

服者四十餘人裴經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塞路滿野 夏

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元懷荒二鎮之閒阿那瓌

眾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輜車

輜車輜輶車也應劭曰輜輶車何奴車也

每集其眾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

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甲申魏遣尙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間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道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忠之從曾孫也性深沈有識量涉獵經史无好孫子兵書少時屏居田里不求仕進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纂聞其名而辟之後帥輕騎出塞覘候屬鐵勒數千騎奄至

高車部或曰鐵勒訛

爲鐵勒謹以眾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眾騎使匿叢薄之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軍眾者鐵勒望見雖疑有伏兵自恃其眾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騎鐵勒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鐵勒以爲謹也爭逐之謹帥餘軍擊其追騎鐵勒遂走

謹因得入塞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
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
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族類各居
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
爲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
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爲後改鎮爲州無及於事張本初元又
既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詔所居殿側曲盡佞媚魏主由是寵
信之又出入禁中恆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後時出休於千秋門外
施木欄楯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士民求見者遙對之而已其始
執政之時矯情自飾以謙勤接物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
自驕慢嗜酒好色貪吝寶賄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業

性寬和容裕號爲長者及晚年憑又威勢乃更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乃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過牧守令長率皆貪汚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武衛將軍于景忠之弟也謀廢之又黜爲懷荒鎮將及柔然入寇鎮民請糧景不何給鎮民不勝忿遂反執景殺之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反殺鎮將改元眞王

魏收曰破六韓單于之苗裔也初呼厨泉入朝於漢爲魏武所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

國戶魏氏方暎率部南轉去卑遣弟右谷蘇王濬六奚帥軍北禦軍故奚及五子俱沒於魏其子孫遂以濬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又曰破洛汗考異曰神帝紀正光五年破六汗拔陵反詔臨淮王彧討之五月彧收削官按令孤德棻周書賀拔勝傳衛可孤圍博朔經年勝乃告急於彧然則拔陵反當在四年蓋帝紀因詔或討拔勝而言之非拔陵於時始反也周書作破六韓今從之

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

考異曰北史孤作瓌今從周書

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

岳皆有材勇

魏收志尖山縣屬神武郡薛居正五代史周密傳神武川屬應州

懷朔鎮將楊鈞擢

度拔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岳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爲太

學生及長能左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

之 魏景明之初世宗命宦者白整爲高祖及文昭高后鑿二佛

龕於龍門山

此龍門山卽伊闕山也

皆高百尺永平中劉騰復爲世宗鑿一

龕至是二十四年凡用十八萬二千餘工而未成 秋七月辛亥

魏詔見在朝官依令七十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 九

月魏詔侍中太尉汝南王悅入居門下與丞相高陽王雍參決尙

書奏事 冬十月庚午以中書監中衛將軍袁昂爲尙書令卽本

號開府儀同三司 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疾篤魏主詔親撫視之

拜其子勵爲齊州刺史爲之撤樂罷遊眺丁酉光卒魏主臨哭之

惻爲減常膳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未嘗忿恚于忠元又用事以
光舊德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時人比之
張禹胡廣光且死薦都官尙書賈思伯爲侍講魏主從思伯受春
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思伯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
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爲雅談光又薦其司徒長史從子鴻於魏
主詔鴻以本官修輯國史鴻少好讀書博綜經史弱冠便有著述
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
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
孤李嵩沮渠蒙遜馮跋等竝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
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甲辰尙書左僕射王暕卒 梁初

唯揚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

上乃鑄五銖錢肉好周郭皆備

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杜佑曰內郭爲肉外郭爲好孟康曰周郭

周布爲郭也

別鑄無肉郭者謂之女錢民間私用女錢交易禁之不能

止乃議盡罷銅錢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 魏以汝南王悅爲太

保 是歲吳郡太守蔡搏卒搏方雅退默口不言錢其爲吳興太

守時

在天監八九年

但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菟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

累遷吏部尚書搏立朝風骨梗正氣調英嶷未嘗有所屈讓嘗奏

用琅邪王筠爲殿中郎帝嫌其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

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搏正色俯身拾牒而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

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搏少而仕宦未嘗

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仍欲抗表解職帝亦悔而可其奏帝

嘗爲大臣設餅搏在坐帝頻呼其姓名搏竟不答食餅却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尙書搏始放筋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葬今何聽也搏對曰臣預爲右戚搏女爲太子妃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及卒司空袁昂謂諸賓曰自蔡僕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爲名輩所知如此

御注通鑑補

武帝晉通四年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九終